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謄録監生臣魏淳耀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二

檀弓下第四之二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適丁歷反長竹丈反殤式羊反乘繩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

庶子言公卑遠之孔疏君對臣之名有地大夫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就

尊號以卑遠於庶子也　案適長君之正體故特言君庶長皆公子故泛言公　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　案禮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大功中從上

小功中從下　孔氏潁達曰此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遣車之形甚小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所奠牲體臂臑折之為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使人以次舉之如墓置於椁中之四隅雜記云遣車視牢具置於四隅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

夫五乘後有明文鄭謂降殺宜兩則天子九乘士三乘也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之得與子也天子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七乘則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中殤從上下殤則一乘也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旣三乘庶子成人乃三乘長殤則一乘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無大

夫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降兩故一乘中殤從上

亦一乘若下殤及庶殤皆無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案下注云人臣賜車馬乃有遣車

三命始賜車馬諸侯大夫再命不合有遣車今大夫

適子長殤得有遣車一乘以其身爲大夫德位旣重

雖未三命得有遣車鄭注雜記云士無遣車禮天子

上士三命得有車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者謂諸侯

之士及天子中士下士也但喪禮質畧天子之臣與

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故鄭云大夫已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士下士也熊氏云人臣得車馬賜者遣車得及子不得車馬賜者遣車不得及子非也

案鄭氏周官注謂士無貳車而儀禮士喪明云貳車鄭又以喪禮攝盛為解引雜記注士無遣車盖因士喪禮不言遣車為說此疏云天子上士有遣車則不

得謂士無遣車矣又云以諸侯之士言之則又非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矣又引雜記遣車視牢具周禮大行人牢禮之數非以命數而何且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命數迥殊而謂喪禮質畧諸侯之臣不異天子之臣不可信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長上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達官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孔疏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若近臣閽寺之屬雖無

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
案喪服傳不以杖即位　孔氏穎達曰此論臣為君杖法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此對不達者故云長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不云衰從可知也若大夫之臣得為大夫君服斬與杖衆臣降其帶屨所謂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朝直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宮殯宮也出謂柩已在路三命引之凡移九步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陳氏澔曰或出大門至平日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而暫停柩車則亦如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必親往弔孝子於殯宮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君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君又命引之引者三步又止君又命引之引者又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乃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

皆在殯宮或朝廟當發之時或柩已出大門至平生待賓次舍之處君命引之使行如上來之事　姚氏舜牧曰命引之三步則止者君念大夫平日效勞國家一旦捐館舍出不可不爲之助力故於柩行命引之以致其隆重之禮而猶不忍其行之遽也姑三步則止如是者三焉以致其不忍之情是則君之所以禮大夫者耳

案禮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不親執故命人代爲之

以三為度此又君禮之别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以義奪孝子也三步則止不忍頓奪孝子之情也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疆居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氣力始衰　孔氏穎達曰此論衰老不許徒行遠弔之事越疆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衰憊也　方氏慤曰五十始衰而老者不以筋力為禮也

案此指庶人之五十者言若仕則已爲大夫當有車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蟜居表反說他活反一作税見賢遍反點一作蒧多忝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案一作宿也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武子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點

字晳曾參父倚門而歌明已不與也孔疏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季武子強僭𢍰固正之之事時人畏武子入其門皆說衰𢍰固不說齊衰入見且謂之曰著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亡絶矣將亡者未絶之辭蓋其時𠙽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武子謂失禮顯者凡人皆知今說衰失禮之微唯汝君子之人乃能表明之也 陳氏澔曰武子寢疾之時𢍰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凶服而問疾武子執政人所

尊畏固之爲此欲以易時人之觀瞻據禮而行武子雖憾不得而罪之也若倚門而歌則非矣記者蓋善蟜固之存禮譏曾點之廢禮也

案季氏僭禮至於謊衰私門其横極矣蟜固當其疾時以齊衰見之以東匯陳氏說爲確長樂陳氏謂示之凶而欲其死豈無服而故爲此服以來乎孔疏以微爲失禮之微正見夙之横處考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歳曾晳少於子路時止六七齡耳未

必有倚門而歌事此亦出於傳聞陳氏譏其廢禮亦據記文言之耳　又案三家專魯祿去公室自季武子始作軍城費取卞自封襄公欲適諸侯以避其害其平日作爲一一皆無君之事而容一嶠固以示不敢自同於公門吾誰欺欺天乎有王者作夙也不勝誅矣杜氏墓地攘爲己宫又許葬命哭明己之不惑於妖祥而待人忠厚記中所載二事其爲狙詐如此世所稱姦人之尤者其夙也夫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以下論弔哭之禮大夫尊來弔士則孝子應出下堂迎之若當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則遣人辭告之以有事不得出也出謂出於庭若未斂以前唯君命出不為大夫出始喪哀戚甚也若正當小斂而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

時延大夫入絶踊而拜之若當斂後踊時來則亦絶踊而拜之尊大夫不待事已也大夫退則出送於門外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而引士入然後拜之

案士喪禮大夫有視斂之禮記所謂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是也此云辭者彼大夫先事而至者已曾出拜位在階下升視斂此則當事而至不及視斂故辭之事畢乃入士喪禮既殯乃拜大夫之後至

者葢兼有當事至者在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日人一反樂音岳又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案是日終竟一日也既弔不樂哀則不樂也未弔不樂樂則不弔也故曰哀樂不同日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通於外　孔氏穎達曰婦人無

外事也　陳氏祥道曰婦人見兄弟可以及閾而不可以踰閾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以出門而不可以越疆許穆夫人歸唁於衛而不可得則越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全哀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引音㣒壙苦晃反又音曠紼音弗

正義鄭氏康成曰示助之以力車曰引孔疏引長遠之名車行遠也 棺曰紼孔疏紼撥舉之義棺惟撥舉不長遠也 從柩贏者孔疏贏餘也謂數外之人 孔氏穎達曰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執引用人貴賤有數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案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周禮大司徒疏謂王喪大司徒帥六卿之衆取千人屬其六引其三百人已下不見所據亦降殺然與 若其數足贏餘之人皆散行從柩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也 方氏慤曰引在前屬之於車以道

柩也紼在旁屬之於棺以弼柩也道柩者唯在路用之而已弼柩者至下棺亦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臨如字徐音力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者往謝之也雖朋友州里舍人謂無主後者承言亦爲執事來陳氏澔曰寡君承事言來承助喪事此君語擯者傳命臨言君辱臨其喪也　孔氏穎達曰諸以入之辭

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以次疏親往拜以謝其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拜亦可也若有主後則主人自當親拜是以旣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注云拜君命也弔曰寡君承事是君來語擯者使傳命之辭弔爲助事故雖君尊亦曰承事也稱寡君應是弔他國之臣承公弔之下則已國之臣以欲供喪事謙也曰臨者主人辭謝之語言君屈辱降臨某之喪

若弔士則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

案喪大記有無後無無主則弔必有拜者明矣拜當合弔時及往拜謝言注特指其一耳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於臣民有父母之恩　孔氏穎達曰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譏簣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

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也　胡氏銓曰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若齊侯哭敝無存之類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　孔氏穎達曰不受弔不為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避適也士之庶子得受弔

衆無適子則庶子之長者受弔適子不在雖同母之弟亦不受弔知生者弔或有與庶子相識而弔之者亦不敢受使人辭之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免音問

正義鄭氏康成曰哭之適室以其正也子為主親者主之也夫入門右北面辟正主也狎相習知者父在

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也　孔氏頴達曰此下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爲主者甥服舅緦故命己子爲主受弔拜賓也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也據妻之爲喪故言夫子既爲主位東階之下西鄉父入門

右近南而北鄕哭也父不爲主若又西鄕便似二主入門右北面示辟爲主之處據申詳之哭言思婦人倡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也門内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使人立於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明爲主在子不關已也若弔者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則當入與共哭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哭之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蓋寢是大名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　吳氏澄曰其夫

為妻之兄弟雖無服然亦為之哭已無服故不為主而使子有服者為主也　陳氏澔曰此聞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哭時禮也父在已之父也為父後妻之父也　方氏慤曰哭諸異室者以其别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内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哭於門内之右近南者為之變位孔疏以其尋常為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内之右故知近

南為之變位猶西面也　同國往哭喪無外事也　孔氏穎達曰哭於門内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遠兄弟謂異國也若同國則往哭之異國則否以已有喪殯不得嚮他國也

通論陳氏澔曰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門内大門之内也上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其亦謂同國與

子張死曽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

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正義鄭氏康成曰或人以其無服非之曾子言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　陳氏澔曰以母喪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踰禮已甚故或人止之曾子之意但以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

辨正黄氏震曰齊衰者曾子爲母服非爲弔子張而服也往哭者友朋哀痛之情特就因其服而往非以

此服行弔禮也諸家乃以曾子爲文過夫曾子豈文過者哉

案門人於孔子若喪父孔子於顔回若喪子曾子於子張宜若兄弟不容不往哭而又不可釋服而往故即以母服往哭之然哭以傷之非弔也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故曾子曰我弔也與哉使察其意耳孔氏以曾子爲失禮過矣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悼音道

正義鄭氏康成曰悼公魯哀公之子

存疑鄭氏康成曰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擯侑　孔氏穎達曰此論擯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大宗伯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少儀曰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傳君之詔辭爲尊則宜處右若於喪事則惟賓主居右而已自居左子游如此是知禮也　方氏慤曰吉

事尚左凶事尚右子游爲擯而由左則尚右故也

案此是君弔於臣之禮君弔於臣升降皆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也擯爲主人導君以入也由左自阼階也鄭以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推之已誤孔以賓主論之云賓主居右而已自居左更誤有氏可以君爲賓乎衛湜本改云推賓居右而已自居左則子游自居於主推悼公爲賓更繆方氏吉尚左凶尚右之說尤無涉豈吉事之擯皆由右乎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穀音告又古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穀當為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内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孔疏天子無服以尊卑不敵故也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諸侯為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齊王姬卒穀

梁傳云為之主者卒之桒元年秋築王姬館於外下云王姬歸於齊是由魯嫁也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内女故服大功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

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重直龍反儼魚檢反喪息浪反孺如樹反與音預稽音啟顙桑黨反顯依注作𩔖呼遍反夫音扶下同遠于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秦穆公使人就弔之於斯謂在喪代之

際也喪謂亡失位孺稺也勸其反國意欲納之舅犯
重耳之舅狐偃字子犯寶謂善道可守者又因以為
利謂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也說猶解也他志謂
利心子顯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
當作韅　孔氏穎達曰此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
取國之事使者弔重耳既畢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
耳故言且曰者非特弔兼有餘事也得國失國其機
恒在喪禍交代之際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儼然端

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然身喪在外不可久得國之時
亦不可失欲重耳圖之重耳入告舅犯舅犯言父死
是何等事豈得又因以為已利天下聞之其誰解説
我以為無罪公子重耳出而對客既叙其弔意謝其
欲納之恩又道不可之意言豈復敢於悲哀之外别
有他志以辱君之義也穆公本勸重耳反國重耳若
欲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穆公以
其不拜故云未為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

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既聞父死勸其反國哀慟而起是其愛父也既起而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

陳氏澔曰公子既聞使者之言入以告之子犯犯言當辭而不受可也父死是凶禍大事豈可因此以爲反國之利所以不當受其相勉反國之命也爲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爲後故不成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父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

故稱之曰仁夫公子重耳

存異鄭氏康成曰仁親親行仁義案大學鄭注亦云親愛仁道不如朱子訓仁愛其親爲正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　張氏逸曰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

孝子思念其親朝夕哭時褰徹其帷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徹帷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　陳氏澔曰敬姜辟嫌而不褰帷自此巳後人皆倣之故記者曰非古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巳不欲傷其性　孔氏穎達曰此下總論孝子遭喪所爲哭踊復䰟飯含重主殯葬反哭虞祔等事居父母喪是哀戚

之至極也既爲至極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以裁節其哀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所以然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生也

案節減也減與除異減從重而輕除從有而無將變有爲無先變重爲輕斯其變也順而易如三月變食粥爲疏食變四升三升爲六升之受服期年又變爲菜果爲功衰大祥而食鹽醬服纖縞如是而後復常三月而變小祥而又變至於三年而除則所待除者

無多故亦勉而爲之故曰順變謂順其性而遞變之亦若漸積引導使之不自覺者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亦不敢過節使之然也哀本於天性先王即以天性制之故曰君子念始之者是也曰順變則非奪其情可知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謂招魂鬼神處幽暗望其從鬼

神所來北面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　孔氏穎達曰始死招魂復魄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方氏慤曰孝子之事親固有愛之道及其死也猶復以冀其復生故曰盡愛之道也冀其復生所以有禱祠之心幽者鬼神之道望其魂氣自幽而反故曰望反諸幽北爲陰有幽之義故曰北面求諸幽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　案行禱五祀在未卒前與復無與鄭合言之誤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　孔氏穎達曰孝子拜賓之時先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也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尤爲痛之甚也

案三年之喪稽顙而後拜稽顙者因賓之來弔而痛己親也拜者因痛己親而感賓之來弔也拜與稽顙皆哀戚之至哀謂哀聲戚謂憂容所以聲容之戚且哀者以其心之惻痛也拜也稽顙也莫不痛心而稽

顙之痛較拜爲尤甚焉惟喪有稽顙常行見君惟稽首平敵惟頓首耳

飯用米貝弗忍虚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飯扶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孔疏食道謂飲食之道飲食人所造作爲褻米貝天性自然爲美

陳氏澔曰實米與貝於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虚也此不是用飲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

通論孔氏穎達曰貝水物古以爲貨天子飯用黍諸

侯以粱大夫以稷士以稻天子之士亦以粱其含周
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注含玉如璧形而小是天
子用璧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雜記含者執璧將命
是諸侯以璧卿大夫無文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
瓊瑰注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用珠也士喪禮貝
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何休注公羊
云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
存疑孔氏穎達曰士喪禮飯用沐米

案士喪禮祝淅米於堂南面用盆管人受潘煮於垼用重鬲此沐米也又曰祝盛米於敦奠於貝北此飯米也孔氏謂飯用沐米誤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銘音名旌音精別彼列反識式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旌神明之旌也不可別謂形貌不見愛之敬之謂重與奠　孔氏穎達曰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故為重以存錄其神又設奠以盡其

孝養之道然亦得總爲明旌之義　方氏慤曰凡銘皆所以爲名明旌謂之銘故男子書名焉夫愛之則不忍忘故爲旌以録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道所以爲盡也　彭氏曰明旌者神明之也有旌則可識可識則可别故曰以死者爲不可别已故以其旌識之　陳氏澔曰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於簷下西階上及爲重畢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建坎之東

通論孔氏穎達曰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　陳氏澔曰不命之士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是總長三尺

案鄭以愛敬為重與奠孔意屬上明旌葢此二語實承上起下明旌録之而重亦録之明旌有敬道而奠

尤盡其道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重直容反綴竹劣反又竹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以縣諸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孔疏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之廟顯考謂高祖也死者世世遞遷至為顯考其重恆在離顯考乃埋其重以既遷無廟也周人作主則埋重既夕禮注埋重於門外道左是也若虞主既練亦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

孔氏穎達

曰人始死作重猶若木主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曰重主道也　方氏慤曰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亦縣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而已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為主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主一而已不可二也然則所謂重者安所用哉始死之際未有主以神明為不可一日無所依故作重見人子求神之至焉殷綴之於廟必待親盡廟祧而除之盖有所不忍然不若周主重徹焉作主則埋之孔子謂殷已慤吾從周此皆慤而不文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　孔氏穎達曰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時無尸置奠於地故謂之奠悉用素器所以表主人有哀素之心也遂論虞及卒哭練祥之祭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云此等祭祀之禮既見親終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豈知神之所饗須設此祭所以設之者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馬氏

睎孟曰素器若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也哀素者哀而不文

存疑 吴氏澄曰虞以前親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其哀特甚無心於飾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久卒祔練祥雖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敬心加隆非如初喪之素器也其盡禮而漸文豈謂死者真能來饗而然亦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

案豈知二字正不敢自必而盡其齊敬十六字當作

一句讀所謂以其恍惚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也若以神未必果饗釋之踈矣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辟婢亦反踊音勇算桑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算數也　孔氏穎達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極至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為準節文章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踊又明日大斂踊

凡三日為三踊也大夫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為五踊諸侯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一至六日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閒二日為二至五日小斂為二其閒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朝不踊大斂時又一凡八日

九踴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踴大夫五踴士三踴鄭注云士小歛之朝不踴君大夫大歛之朝乃不踴是也　方氏慤曰有筭則有節有節則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

案哀之至者不自知其哀之至而辟踴先王於不可筭者而爲之筭要以示哀之有度而無庸過焉耳非欲孝子且辟且記且踴且數亦非令相者祝者爲之握筭而推之抑之也

袒括髪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髪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括觀闊反慍紆運反去羌呂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袒衣括髪孝子形貌之變悲哀慍恚孝子哀情之變去其吉時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髪最為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也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方氏慤曰袒則去其衣括髪則投其冠故曰袒括髪變也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而生於陰

者此哀之常也及有感而愠而至於辟踊者陽作之也此其變與故曰愠哀之變也　吴氏澄曰此條是釋辟踊及袒括髮之義以哀之至釋辟踊以變釋袒括髮愠又申釋辟踊哀之變則轉釋愠之義也去飾又申釋袒括髮去美則轉釋去飾之義也有筭言辟踊之節有所袒有所襲言袒括髮之節辟踊之節言之於始袒括髮之節言之於末者錯亂以為文也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

人尋而葬尋況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孔疏居喪著喪冠麻絰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尋常弁絰以麻為環絰今葬素弁環絰用葛不以麻接神不可純凶也鄭知天子諸侯者以下云有敬心焉日月踰時敬心乃生也素弁謂素帛為弁以葛與弁絰連文故云葛環絰然則要帶仍用麻也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

蓋大夫已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也引雜記者證既服弁絰其衰亦改喪服袂二尺三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既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故鄭知俱象祭冠也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

通論方氏慤曰與神交之道則心主乎敬夫厭冠麻絰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者示敬故也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户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比至於葬則即遠之至矣故以神道交之

存異陸氏佃曰弁絰葛在下則葛帶也絰仍用麻弁絰葛而葬卿大夫巳上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知之也喪致哀而已葬則有敬心焉弁而葬冔而葬則其敬心益隆　陳氏澔曰敬山川之神不敢以純凶之服交神也

案上記葛要絰疏云小祥男子去首絰惟餘要葛是變必由首絰始此弁絰葛當如孔說首絰用葛而要帶仍用麻陸謂易要帶而首絰不易非也鄭以天子

七月而葬已踰兩時諸侯五月而葬亦踰一時故曰
哀衰而敬生若大夫三月士踰月則哀心方重故士
喪無弁絰葛之文陸改為卿大夫已上禮似大夫亦
然矣又此敬字鄭正從哀字推出謂非其忘哀也與
神交謂吾父母未葬奠而不祭以人道待之至葬日
虞乃以神道待之耳陳氏謂山川之神大繆下有司
釋奠於道左主人已先歸矣孝子何嘗以弁絰葛祭
山川之神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歠昌悅反又常悅反為於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者奪人易也歠歠粥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歠者親喪三日之後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為其歠粥病困故君命食疏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

通論陸氏佃曰謂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歠焉故曰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據問喪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案士喪君不命故鄰里食之此言君命食之謂大夫已上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養羊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　孔氏穎達曰葬竟訖反哭於廟升堂是親平生

祭祀行禮之地主婦入於室是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也此謂在廟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封依注音窆窆

彼驗反慤苦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哀痛甚也封當為窆窆下棺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也 孔氏穎達曰在廟思想其

親而不見故悲哀為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柩至此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慤故云慤也　方氏慤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其亡則哀為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既封而弔者受弔於壙也反哭而弔者受弔於家也夫弔也者所以弔其哀而已窆雖為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為甚此孔

子所以謂殷爲已慤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曰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其言蓋本諸此　陳氏澔曰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爲甚也親之在土固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也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爲兼盡故欲從周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首手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北方國北也　孔氏穎達曰之幽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方氏慤曰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封讀窆

正義鄭氏康成曰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虞喪祭也

孔氏穎達曰既封謂葬巳下棺主人以幣贈之時

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　方氏慤曰宿亦戒也以事戒之曰戒以期戒之曰宿祭統言宫宰宿夫人與此言宿同義　吳氏澄曰此條言葬後虞祭之事虞不筮尸擇可為尸者宿之　陳氏澔曰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窆則用此玄纁贈死者於墓虞猶安也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宫以安之也尸之為言主也不見親之形

容心無所依故立尸而使著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此也禫祭已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

案虞禮注骨肉歸土魂氣無所不之孝子謂其徬徨三祭以安之葬矣亡矣魂氣之徬徨者杳不可即矣祭以安之使神依乎主而儼然在上斯離者不離矣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舍音釋

正義鄭氏康成曰視虞牲謂日中將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為尸　孔氏穎達曰此既窆之後事有司脩虞之有司也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以禮地神也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注云君子舉事必用辰正再虞三虞皆用質明蓋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　吴

氏澄曰既實土則主人迎精而反反哭於廟及殯宮反哭送賓畢主人沐浴畢與有司同省視虞祭所用之牲墓所之有司當主人迎精而反之後代為主人舍奠於墓左以禮地神禮畢乃歸未葬已前每日朝夕哭有奠無祭雖殷奠有盛饌亦不謂之祭也及葬後而虞則有司始謂之祭也　陳氏澔曰士之禮虞牲特豕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敷陳曰筵

案本文兩言有司或佐主人視牲或為主人釋奠各

有所司未必待釋奠之有司反而後虞當是謂主人之反因日中而虞必用是日之正故也日中以辰正之説為確故曰是日不出此葬之日或有故如日食之待變者與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離力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弗忍其無所歸也　方氏慤曰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日而後虞也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易音亦

正義鄭氏康成曰虞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孔疏士虞禮無文稱蓋以疑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　孔氏穎達曰虞祭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惟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雜記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約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則天子九也虞皆用柔日陰取其靜最後一虞用剛

日陽取其動謂動而將祔也故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大夫已上卒哭去虞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既成故也　陳氏澔曰始死小斂大斂朝夕

月朔朝祖賵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易奠　敖氏繼公曰卒哭卒殯宫之哭也葢未葬朝夕哭皆於殯宫卒哭之後雖存朝夕之節然於次而不於宫故曰卒殯宫之哭也

案士虞禮别無卒哭之文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故先儒疑卒哭即三虞也然雜記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是異牲異祭且異月也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士三虞止四日孔疏明言士三虞卒

哭同在一月又云士虞與卒哭相接如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則卒哭之去末虞中閒越一日安得以三虞即為卒哭乎儀禮記虞卒哭他用剛日鄭謂自三虞至卒哭中閒有他祭亦用剛日謂之他者假設言之其義甚明鄭又言他謂不及時而葬者蓋以不及時而葬中閒更不止越日有祭總謂之他耳非以不及時釋他字義也或疑卒虞後至祔每剛日必祭則太數祔前兩月不祭又太疏不知中有月朔月半及薦

新之奠皆所謂他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祔音附

正義鄭氏康成曰卒哭吉祭也祔于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也　孔氏穎達曰士虞禮云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父　司馬氏光曰始虞祝辭云適爾皇祖某甫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故置祔於卒哭之來日

胡氏銓曰既夕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蓋周禮也祔猶屬也屬昭穆之次　吳氏澄曰是日卒哭之日

虞祭猶是喪祭卒哭始是吉祭故曰是日以吉祭易喪祭明日卒哭之次日祖父謂死者之祖考孫祔於祖昭穆同也　陳氏澔曰祔之為言附也祔祭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卒哭時告於新主曰哀子某來日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及時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并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所謂以其班也畢事虞主復於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

新主入廟也虞祭間一日而卒哭與祔則不間日

案是日之祭為吉祭非復前此之喪祭也初虞以漸趨吉至三虞則全吉矣吉祭重敬不似喪祭倉卒簡畧一任悲哀已也三虞之明日祔於祖父有所祔斯有所歸必三虞而後祔者初虞再虞尚惝怳無憑至三虞則䰟氣已安故用剛日以成之也孫必祔於祖方氏謂或祔於祖或祔於父誤

通論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

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在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比必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　李氏格非曰以生者之情則不忍一日離窮死者之理則不忍一日末有所歸虞祭所以安神也故以一日離言之接祭所以致情也故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言之存疑孔氏穎達曰上虞卒哭及祔皆據得正禮者耳其變而之吉祭者謂不得正禮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故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彼

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也之往也謂既虞往至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接者謂三虞卒哭之間剛日則連接其祭蓋以孝子不忍親一日無所依歸也此經亦據士若大夫已上赴葬赴虞之後爲接祭至當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亦稱哀薦成事虞禮他用剛日此經謂之變者虞禮謂之他其義一也鄭注虞禮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

辨正吴氏澄曰變亦易也接相連不閒也變而之吉即上文所謂以吉祭易喪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即上文所謂明日祔於祖父也言喪祭變而趨吉祭自卒哭始相比逮及祔祭必於此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斷者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也蓋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

祔祭必與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閒日也葢以神魂離殯宫適祖廟不可使之一日無歸也注疏以變為非常禮之祭謂速葬速虞者於卒哭前再有非常之祭考之經傳未見明據　敖氏繼公曰他者變易之辭不用柔日而别用剛日故曰他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正義鄭氏康成曰孔子善殷葢期而神之人情也

吴氏澄曰殷練而祔者練之次日乃祔於祖廟周人

雖於卒哭之後祔祖然祔後練前有朝夕哭仍就殯宮蓋朝夕哭者孝子哀親之不存而哭非謂其神之在此而哭也 陳氏澔曰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急於鬼其親也

存疑 呂氏大臨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於其祖既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周人未葬奠於殯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至除喪然

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烝嘗禘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則未練已前猶祭於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辨正朱子曰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況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亦從之鄭氏說凡祔已反於寢練而後遷廟左氏亦有特祀於主之文則古人之祔固非遂徹

几筵也開元禮高氏既非之然如其自為說大祥徹
靈座明日祔廟中閒一夕既無所歸矣恐不若且從
儀禮也又曰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安知非
練遷舊主三年納新主耶　又曰必先遷高祖之主
於夾室然後可改釁其廟而納祖主必遷祖之主於
高廟然後可改釁其廟而納新祔主
案殷周之禮當以孔子所善為主漢唐諸說當以朱
子所論為宗今由夫子所論而參之諸經通之諸說

記言喪者不祭左氏言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周禮言王有大故則宗伯攝祭王制言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蓋三年喪殯宮之祭王自主之故言特祀於主宗廟三祫皆宗伯攝之故言烝嘗禘於廟及喪者不祭且春不祫則無從遷廟猶特祀於主必至烝嘗禘之祫乃遷故烝嘗禘乃言於廟也穀梁言練而壊廟是王小祥奉新主祔於祖祔祭竟仍還殯宮宗伯於後第一祫告當遷於羣祖因畱髙祖之主於夾室既遷

壊高祖廟復新之以待祖主之入第二祫因遷祖之
主入於高廟既遷壊祖廟復新之以待新主之入若
諸侯則夏禘一犆一祫其年止二祫耳至三年喪畢
乃奉新主入於禰廟然亦必因夏之大禘冬之大烝
始與羣祖合食蓋主之必遷者義之公故臨之以大
祖而行之以攝祭之宗伯祔者仁之道故祔於祖而
行之以嗣位之孝王且因祫而遷則昭穆主皆入大
祖之室而因畱當遷之高祖隨諸祧主入於夾室則

遷之有禮而無廹促之嫌而後壊廟新廟以次遞遷皆有節文而無急猝之失新主既入廟乃除靈座自不至一日未有所歸故服虔云三年巳前不得遷廟三年喪畢則遭烝嘗行祭而遷廟也若三年喪畢而當春犆則新主未可遽入俟夏祫始行之則靈座雖禫未可除故徐邈云三時皆可祫而服終無常喪畢則隨烝嘗禘之時以祫而杜預遂以為祫禘為遷主之祭范甯謂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於廟曰禘許愼

謂三年喪畢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杜佑謂禫祭後乃祫來年禘於羣廟諸說所自來也夫祔之節次如此則練而祔正得其中而周人之卒哭而祔太早矣孔子善殷其從殷哉如此則虞祭不用適爾皇祖之文必至練祭乃用之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茢音列又音例惡烏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爲有

凶邪之氣也生人則無凶邪　孔氏穎達曰此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臨臣喪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桃茢之事故云異於生也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於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也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則去桃茢可知也喪大記雖記諸侯禮明天子亦

然然人之喪有死散之道人之所惡故難言也又曰天子臨臣喪未襲巫祝桃茢執戈三者具諸侯臨臣喪未襲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諸侯同巫止祝代之無桃茢士未襲以前君不親弔大斂君來亦止巫去桃茢　陳氏澔曰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

存疑　劉氏敞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

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宗廟人民焉爾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君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棄生而厚死而薄生而愛死而惡是教之背死也茍背死而忘生則不足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

辨正姚氏舜牧曰死與生自不同惡生於所畏故為之祓除

案人死斯惡之非惡此死者惡其凶穢之氣也姚氏惡生於所畏一語甚精桃茢執戈正釋人疑畏之心而使君得盡愛盡禮於臣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朝直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謂遷柩於廟　孔氏穎達曰此

論殷周死者朝廟之事喪之朝也謂將葬以柩朝廟也夫為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以車載柩而朝於廟是順死者之孝心也又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

通論孔氏穎達曰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為神故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歿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遂葬

案殷殯於廟故未殯先朝周殯於寢故朝而後葬此

神道人道之別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殉辭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殺人以衛死者曰殉殆幾也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也　孔氏穎達曰此録孔子善古非殷周之事謂夏為明器知死喪之道焉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

是又言毁代之非謂用生者之祭器而供死者近於用生人而殉死人也　方氏慤曰喪之為道所以致之於死生之間明器者若前經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類是已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芻初拘反

俑音勇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器所以神明死者異於生人也

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孔氏穎達曰既言殷代又將言周用偶人非禮故先言塗車芻靈自古帝王制而有之此不可為用故云明器之道也重言孔子前言用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言用人謂生人入壙今俑者形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周初即用偶人故冢人職言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謂以芻為人鄭注引此謂為俑

者不仁是象人即俑人也　王氏安石曰生者之器用器非祭器也　黄氏震曰明器備而不可用芻靈似而不為人後世明器改而用生者之器芻靈改而用木偶之人故流而至於用生人殉死者之葬孔子推其漸而哀之　孫氏奭曰塼蒼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踴跳故名之曰俑象人而用故後有秦穆以子車氏三子為殉　陳氏澔曰塗車以泥為車也

案孔謂殷用生器周用俑亦無據觀鄭司農注冢人

職象人猶以蜀璽釋之可見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二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三

檀弓下第四之二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爲舊君於偽反與音餘膝音悉隊又作墜直媿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舊君反服謂仕焉而已者穆公

魯哀公之曾孫孔疏世本哀公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　案穆公名顯蓋不衍即顯字二合聲也子思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　孔氏頴達曰此論不為舊君著服之事反服寔亦無三諫未絶及有故出在他國者故下子思云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是也

通論孔氏頴達曰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凡三條其一云為舊君及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

夫在外其妻及長子為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此則大夫不為服惟妻與長子為舊君耳其三為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掃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者言爵禄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絶則不服也鄭注此言仕焉而已者止取喪服第一條為正耳然則去仕他國已絶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違諸侯之大

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得爲舊君服者蓋謂不便其居或辟寇讐不得在國者如孟子對齊宣王爲舊君反服正與雜記同也鄭注放逐之臣放則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是也逐者春秋諸侯大夫失言出奔是也　陳氏祥道曰義起於情之所及而不起於情之所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加而不生於義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爲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爲禮而禮所以行義人臣之去國有爲舊君之服者有

不為舊君之服者凡視情與義何如耳　姚氏舜牧曰戎首寇讐之意子思孟子皆有激乎言之欲其君之反悟也君使臣以禮進退之間誠不可不盡其道案儀禮喪服為舊君齊衰三月此疏所引以道去君而未絶說即子夏傳也曰以道去曰未絶則此外原有不為之服者但非為臣者所可藉口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

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瘠在益反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昭子康子曾孫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謂仲孫叔孫季孫氏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胡氏銓曰勉而為瘠言中心無哀戚之實而外貌勉强為毀瘠也

陳氏澔曰敬子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以情實也

臣禮事君四方皆知之矣勉強食粥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真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違禮而食食也　吳氏澄曰禮父母之喪三日後食粥卒哭始疏食事君方喪三年蓋嘗與喪父母同故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食食不食粥非也

禮小祥則飯素食

案敬子此語似深憤季氏平日之不臣而其言之悖抑甚矣宜曾子以出辭氣斯遠鄙倍深戒之哉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徒官氏案官氏以官為氏也公子許之後

孔氏穎達曰此論朋友相弔必俟主人改服乃絰之事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絰今主人始小斂未成服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

而已便出著絰故知有緦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

又與前子游裼裘弔朋友同也凡弔笄絰環絰之屬
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絰則知有帶也如爲師二三子
皆絰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絰皆是包帶之文　陳氏
澔曰主人未小斂則弔者未改服子夏絰而往非也
子游則中於禮矣
案士喪禮小斂奉尸侇於堂主人即位踊襲絰於序
東是小斂改服也弔者以之爲節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巳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

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遣弃戰反乘繩證反个古賀反焉知焉於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者敬而已矣有若以其大儉逼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孔疏知既窆者晏子雖為儉約不應柩未入壙則歸故云既窆也不留賓客有事也孔疏既夕禮乃窆主人哭踊無算襲贈用製幣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加見藏以苞筲加抗席抗木實土主人拜鄉人乃

反哭今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此皆是儉失禮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孔疏案士喪禮無遣車諸侯之士一命而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遣車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曾子言時齊方奢矯之是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晏子故為非禮以矯齊之事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裘三十年其父晏桓子是大夫諸侯之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得有遣車五乘而晏子止以一乘葬其父有子更舉國君大夫正禮以證之七个五

介謂以牲體折為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也　葉氏夢得曰君子言行應乎時猶權衡之應物也齊之奢久矣晏子示以儉蓋應時也　吳氏澄曰大夫遣車五乘者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晚則反哭遲今晏子止用遣車一乘及墓藏之其禮簡費時不多實土早則反哭早也又曰曾子言禮之本故以其恭敬而謂之知禮有子言禮之文故以其儉不中禮而謂之焉知禮二子之言皆是也然曾子前云恭敬則

許其知禮後云示儉則不許其為禮曾子之言未嘗偏也　陳氏澔曰曾子以禮以恭敬為本有若以狐裘三十年儉於已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禮變後有拜賓送賓等禮變訖即歸儉於賓也三者皆儉而失禮大夫以上皆大牢士少牢个包也凡包牲皆取下體每一牲取三體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為三个大牢三牲則九體大夫九體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為二十一

段凡七邑天子分為二十七段凡九邑每遣車一乘則載一邑也案孔疏謂諸侯七邑每邑七个以九體分二十一段與此說異但據本文七个七乘五个五乘似陳即以邑為个得之或邑中分段如孔說耳分四十九段大夫五邑每邑五个以九

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

存疑鄭氏康成曰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　孔氏穎達曰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總云五乘故云

喪數畧

案遣車之數賈疏云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各如命數鄭云喪禮質略不以命數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諸侯之大夫士與天子之大夫士同案喪禮復之人襲之衣皆以命數且雜記明言遣車視牢具周禮餼饔牢腥牢餁牢皆以命數遣車視此非以命數而何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

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賔為賔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相息亮反鄉許亮反噫一作意同于其反毋音無斯音賜沾依注音覘勑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昭子齊大夫夫子孔子也西鄉東鄉夾羡道為位也噫不寤之聲毋禁止辭孔疏昭子不悟禮意禁止子張斯盡也沾讀曰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孔疏昭子言當更別為禮欲人觀之法其所為也專猶同也案專訓同雖不若陳說之自然亦得備一義並存之時子張相同西鄉非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葬之在壙男女面位

之事　方氏慤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爲賔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别則其失禮也不已甚乎

陳氏澔曰昭子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禮主人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而男賔在衆主人之南女賔在衆婦之南禮也昭子聞子張之言歎息而止之

言我為大夫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宜一循舊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賔自為賔主自為主可也於是卲子家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賔亦與男賔同居賔位而東鄉矣此記禮之變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

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夫音扶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夫不夜哭嫌私情勝也以為賢人蓋見其有才藝也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內人妻妾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喪夫不夜哭并母知子賢愚之事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必疏薄於朋友賓客故未有感戀出涕者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

時也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内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内聞也二三婦供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婦公父氏之婦知禮矣　方氏慤曰經曰寡婦不夜哭遠嫌之道不得不然曠言虚其道而不行行哭者行哭泣之時也　陳氏澔曰哭夫以禮哭子以情皆中節矣故孔子美之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將有四方之賔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敬姜言四方之賔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孔疏案世本悼子紇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世本又云悼子紇生穆伯靖靖與意如是親兄弟意如是康子祖穆伯是康子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之妻故云康子從祖母也

秦氏繼宗曰陳褻衣盖未襲斂之時不飾謂衣褻衣也婦人生時必飾而後見舅姑今喪則有四方之賔來安可以褻衣見故命徹之

案士喪襲斂陳衣褖衣散衣俱非上服此褻衣當在褖衣散衣之外禮所不當陳者故敬姜斥之耳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

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去羌呂反徑古定反陶徒刀反咏音詠猶依注作摇音遥慍紆運反辟婢亦反惡烏路反倍音佩絞户交反衾音欽蔞音柳翣所甲反食音嗣舍音捨訾似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也微情謂節哭踊以故興物謂衰絰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也禮道與夷狄異陶鬱陶也案鬱陶憂之甚而氣

不得伸此注誤蓋陶和樂之貌詩君子陶陶咏謳也猶當為搖謂身動搖秦人猶搖聲相近舞謂手舞之慍猶怒也戚憤恚也歎吟息也辟拊心踊躍也舞踊皆有節乃成禮無能謂心之無所復能也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飾周禮蔞作柳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也舍猶廢也訾病也　孔氏穎達曰此子游言制禮有節之事有子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欲去此踊節直似孺子慕者足矣言孝子之情於此即是何須用哭

踊之節微情者微殺也言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内情使之俯就也以故興物者興起也不肖者無哀情故為衰絰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若直肆己情而徑行之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中國禮道不如是也人喜則斯陶以下極言哀樂之本外境會心之謂喜斯語助也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情暢則口歌咏之歌咏不足漸至摇動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境

違心之謂慍慍斯戚者怒來觸心故憤恚起也憤恚轉深因發吟息歎息不泄故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哀之極也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品階格也節制斷也上明辟踊之節此明飾喪及奠祭之事人身既死形體腐敗以其恐惡之故制絞衾設蔞翣以飾之欲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至於葬將行又設遣奠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未曾見

死者饗食之然自上世以來未有舍此而不為者為使人勿倍其親故也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初有若止譏踊節子游既言生者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吳氏澄曰孺子慕與前之孺子泣同謂真情而無節文也有子以人之哭踊皆其哀慕之真如其情可也有子質厚而禮學疏子游精於禮學故詳言聖人制禮之意以告之過而不為之限節以減殺之俾直伸

其情則或甚哀而至毀滅不及而不示之形迹以興起之俾經提而行則或全不哀而反歡嬉此乃戎狄之道也聖人制禮之道則不如此　陳氏澔曰壹猶常也有子言喪禮之有踊我常不知其何為而然我久欲除去之矣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夫先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爲哭踊之節所以殺其情故曰禮有微情者微猶殺

也慮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為之興起衰絰之物使之睹服思哀故曰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制禮者酌人情而為之也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則是戎狄之道矣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也太古無禮或以其死而惡之以其無能而倍之聖人制禮之初意止爲使人勿惡勿倍而已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棺則不見死者之可惡矣始死即為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裹牲體之遣既葬則

有虞祭之食何甞見死者享之然報本反始之思自不能已豈復有倍之之意乎先王制禮深意如此

秦氏繼宗曰有子之言乃賢者過之之事子游則禮之中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如鄭此禮本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故曲禮云樂不可極夫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慍生怒而不節

從慼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子任情倏啼欻笑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凡十句盧本亦有舞斯慍句王本又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與盧鄭不同　陸氏德明曰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　劉氏敞曰案人舞宜樂不宜更慍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慼慼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

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也

胡氏銓曰猶若所謂君子蓋猶猶之謂

辨正陳氏澔曰舞斯愠一句終是可疑今且據疏劉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一矣字而删舞斯愠三字今亦未敢從

案本文是論喪之宜有踊而以喜之舞蹈形之斷以悲喜兩開爲是舞斯愠句中脫蹈矣人悲則五字耳況鄭他本又有舞斯蹈無舞斯愠爲據乎若謂中間

一句哀樂相生則此孺子之慕豈因舞蹈之過而來

下言絞衾蔞翣豈歌舞羽籥之變必用此邪孔疏添

踊則笑相對更支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

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

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

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

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嚭普彼反使色吏反夫差夫音扶差初佳反盍戶臘反與音餘　案洪氏說則兩大宰嚭當作行人儀行人儀當作大宰嚭

正義鄭氏康成曰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孔疏左傳吳子光伐楚使召陳懷公逢滑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懷公不從吳召哀公元年吳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也大宰行人官名也孔疏周禮有大宰卿一人又有大小行人　案春秋吳宋有大宰他國無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也獲謂繫虜之二毛鬢髮班白欲微切之孔疏謂譏切斬祀殺厲故其

言似若不審然止言殺厲重人也（孔疏若不殺但拘囚之則輕）子謂所獲民臣矜而赦之又微勸之終其意（孔疏微切之欲吳哀矜又言反地歸子豈無有善名乎是終竟其欲哀矜之意也）吳楚僭號稱王　吳氏澄曰夫差内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故令大宰嚭問陳行人謂衆人稱我此行之師其名謂何名之以殺厲之師者欲吳人耻其名之惡而改悔也吳大宰果有反地歸子之言則陳行人乘其好名之心而甘言誘勸之也　陳氏澔曰陳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

之禍

存疑孔氏頴達曰此太宰嚭與吴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

辨正洪氏邁曰案嚭乃吴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辨正云

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

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正義鄭氏康成曰顏丁魯人從隨也慨憊貌　孔氏穎達曰此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皇皇猶彷徨如所求物不得上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殯後容貌望望焉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上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與此亦同但始死據內心所求殯後據外貌所求也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此謂既葬之後中心悲慨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檀弓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謂既葬慨焉如不及亦同也始死皇皇者是皇皇之甚故云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此既葬則止上檀弓葬後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但親之死亡哀悼在心初則為甚已後漸輕皆有求而不得望而不及但所據有淺深耳殯後雖據外貌亦由哀在内

心但稍輕耳故鄭注上檀弓云皆哀悼在心之貌
方氏慤曰皇皇言心無所依望望言身無所企此淺
深之别也反而息言葬反而亡於是為甚心與形俱
息也　陳氏澔曰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柩可見也葬
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
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
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
之反也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而反之時

猶如有所疑也　彭氏絲曰望望則舒於皇皇慨焉又舒於望望

案如不及其反而息似當作一句讀謂既葬而歸在途猶如望親之偕反不及其反而欲息以待之所謂其反也如疑之意

子張問曰書云髙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子張

問有此與恠之也讙喜悦也言乃喜悦則民臣望其長久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孔氏頴達曰此論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無逸作言乃雍雍讙字相近義得兩通　方氏慤曰天子之適子曰太子於天子亦稱世子者則以世天下言之耳故稱王以別之　陳氏澔曰言乃讙者命令所布人心喜悦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

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歴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

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知音智李調左傳作外嬖嬖叔調如字蕢苦怪反飲於鴆反曩乃黨反樂如字為於偽反匕必季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觶之豉反字林音支

正義鄭氏康成曰悼子晉大夫荀盈案陳澔集說作荀罃誤罃知武子非悼子也魯昭公九年卒平公晉侯彪也侍與君飲也鼓鐘樂作也杜蕢或作屠蒯安在怪之也杜蕢三酌皆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孔疏尚書云甲子昧爽至於殷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死是紂甲子死也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二者同誅昆吾既乙卯亡明桀亦乙卯被放也　案亡亡國也陳澔以為死亦非也　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是人臣喪重於疾日大師典奏樂詔告也近臣當規君疾憂為一飲一食言調貪飲食褻嬖也防禁放溢也平公聞義則服揚觶舉爵於君也毋廢斯爵欲後世以為戒此爵遂因杜蕢為名　皇氏侃曰非刀匕是共非不也杜蕢言各憂其事宰夫不以刀匕

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至于今為記之時　孔氏穎達曰此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鼓猶奏也調是嬖褻之臣唯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也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蕢所舉也案左傳昭公九年文與此小異　聶氏崇義曰三升曰觶　陳氏澔曰桀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為大於子卯詔告也罰其不告之罪也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

秦氏繼宗曰坐跪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先王制為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絰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縣以至與斂往弔莫不盡禮是以叔弓之卒隱公不與斂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君子非之然則悼子之未葬平公飲酒至於鼓鐘其可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也非杜蕢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蕢之善於後世皆禮之所與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飲酒與羣臣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燕禮賔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在寢謂燕於寢孔疏賔初入門奏肆夏也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故知燕於寢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孔疏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媵義得兩通畢獻獻君與賔也

案此特偶然飲酒注疏以燕禮言非也燕飲羣臣無二人獨侍之理燕禮賔主獻酢後小臣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此燕禮之正非因杜

賁揚觶而後有此只晉國君常燕之終耳不必以燕禮附合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粥音祝難乃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左傳作公叔發諡按字音之似今論語注作公孫枝又拔字之訛也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也衛國有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制謂尊畀之差也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請君誄臣之諡法生存之日君呼其名今死將葬故請所以誄行為之作諡易代其名者按諡法愛民好與曰惠

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文足以兼之　方氏慤曰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非博聞者不能故曰不亦文乎班制者班言上下之序制言多寡之節修其班制故可以與四鄰交衛之社稷得以不辱班制古所有也文子特因其壞而修之耳　陳氏澔曰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大小則貞為重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　秦氏繼宗曰修其班制修內之政也與四鄰交修外

之政也社稷不辱總承上二項班者列國往來盟會尊卑之班次也以侯國之爵言制者列國用物行禮多寡之數也以朝聘之幣言脩班制何等國體燦然交四鄰何等儀則詳明皆由他心中經緯發出來故曰文

餘論胡氏銓曰春秋書歸粟譏人臣私惠作福文子不佐其君賑窮而私為粥不可也以死衛君於經傳不見據史鰌勸文子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

欲葬瑕丘恐不能偹班制

案古無二謚論語公叔文子子言可以為文未嘗謚貞惠春秋左傳無以二字謚者戰國時周乃有威烈王慎靚王楚有頃襄王秦有孝文王莊襄王一字不足加以二字周之末失也不應此時有以三字謚者又考公子荆字南楚死烏之難荆衛公以肩受矢後謚曰貞或易名同一時而記者得之傳聞并以屬之文子與文子實無以死衛君事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駘大來反適丁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六人莫適立故卜為後者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兆孔疏掌卜之人謂之也石祁子心正且知禮案祁子衛懿公時人左傳公與石祁子玦曰以此贊國謚法治典不殺曰祁

孔氏穎達曰此論兆龜知賢知

之事所以有卜者昭公二十六年左傳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居親之喪必衰絰憔悴安有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　方氏慤曰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是非有創瘍不可沐浴玉藻曰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是非去喪不可佩玉矣沐浴佩玉是忘親忘禮也惟石祁子不忍為之卜者以求吉為主故絰以兆言吉也　陳氏祥道曰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

故衛人以龜為有知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亢音剛又苦浪反養羊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車齊大夫孔疏左傳昭二十六年及齊師戰於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謂地下子亢度諫

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果決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殉葬非禮之事子亢既云殉葬非禮也又云妻宰最親當須侍養若得休已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必須為殉葬則吾欲以妻與宰二子為之

陳氏澔曰宰即家大夫也但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以當養者為當殉則不期止而自止矣　方氏慤曰以生者而從之於死則不仁於死者而養之以生則不知非君子之所當為也子亢以義拒之不亦宜乎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啜昌劣反斂力檢反還音旋稱尺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　孔氏穎達曰此論孝子事親稱家有無之事啜菽以菽為粥而啜之吴氏澄曰至貧之家以菽一掬米一二十粒煮湯一盂謂之啜菽　飲水更無餘物也速葬無椁材但以衣冠斂首及足形體不露此之謂禮　陳氏祥道曰君子之於親養在志不

在體奠在誠不在物苟養在體不在志則雖三牲不足以為孝在物不在誠則雖醢醢百甕不足以為禮

方氏慤曰子路於生曰養於死曰禮則知所謂禮者喪葬之禮孔子變養言孝主盡其歡言之也盡其歡者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以禮言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從才用反羈音基靮丁歷

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孔疏事並見左傳欲賞從者以懼居者柳莊言從守若一有私則生怨勒紲也孔疏左傳云獻公使人責太叔儀故鄭知以懼居者　孔氏穎達曰此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　方氏愨曰羈以絡馬勒以控馬從君而奔故以執羈勒言之

通論陳氏祥道曰楚昭王賞從亡而及於屠羊說晉

文公賞從亡而辭見守藏者衛獻公厚從亡而及郊將班邑是皆徇於私而不知公蔽於邇而不知遠也盖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覊靮勞逸雖殊而功之所施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

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革本又作急居力反襚音遂縣音元潘普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革急也請於尸急弔賢者也脫祭服以襚臣親賢也所以以此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孔疏士喪禮君襚衣不用襲為近尸事褻也凡襚以斂孔疏庶襚以小斂君襚以大斂與之邑與縣所以厚賢也裘縣潘邑名孔疏裘氏及縣潘氏二邑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寢疾其家以告公報之曰若疾急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

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祭事雖了與尸爲禮未畢故再拜稽首請於尸也按禮君入廟門全爲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作記者之言也按士喪禮君使人襚不云祭服今得以祭服襚者諸侯玄冕祭於廟大夫自玄冕以下以俱是玄冕故得襚也　黄氏震曰當祭而告疾急則失之遽不釋服而往襚則近乎褻獻公爲之君子不以爲非者恕其有尊賢之心也

餘論吴氏澄曰柳莊惟有諫班邑於從者一事可取

他無事寔不見其賢否何如其為獻公所親厚安知非以從亡之私愛而然與　陳氏澔曰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案曾子問大夫之祭廢者九外喪自齊衰以下皆行以凖君禮則臣既無服其視外喪齊衰何如乃廢祭而往乎據孔疏云祭事已了與尸為禮未畢則繹祭也正祭後又有繹祭繹而賔尸則專與尸為禮孔云

祭事已了豈繹祭畢而賔尸故稱寡人且可徹之而往乎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乾音干屬之玉反夾古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婢子妾也尊已不陷父於不義記者善之　孔氏頴達曰此論人病時失禮也尊已乾昔子名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成子高寢疾擇不食之地以自葬

孟僖子將死明仲尼之道以教子曾子將死稱君子

之道以教人皆治命也魏顆之病欲以妾為殉陳乾

昔之病欲以婢夾已此亂命也乾昔之子終不從其

亂命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

不繹繹音亦去羌呂反籥羊灼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秋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

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孔疏去其籥舞以吹籥有聲也廢置也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也鄭引宣八年公羊傳文　左氏傳曰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曰繹者祭之明日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存其心焉爾知其不可而為之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卿卒重於繹祭之事　呂氏祖謙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盖文舞吹籥秉翟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吹籥者　方

氏慤曰正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繹者如繹絲不絶

故也祭禮為吉卿卒為凶正祭不可廢故卿卒不繹

而已　陳氏澔曰垂齊地名周謂之繹殷謂之肜言

壬午則正祭辛巳日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

不可以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繹故叔弓之卒昭公

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

去籥君子以為非禮　李氏廌曰遂之生不當賜氏

而賜氏遂之卒不當繹而繹或進或退一則謹世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不悖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萬干舞也籥籥舞也

辨正朱子曰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

案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先儒謂婦人之廟不宜獨用武舞是萬兼文武矣左傳楚子元欲蠱文夫人振萬夫人泣曰先君以是舞習戎備也則萬舞又似專為武舞者按諸經言萬惟楚言振萬或楚去羽用干

惟有發揚蹈厲之意故加振字以別之而文夫人亦以戎備為說乎據簡兮詩言萬舞言執籥秉翟則萬舞兼文舞可知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般音班封彼驗反碑被皮反噫於其反以鄭作已陳如字其母鄭讀無吴陳如字又

鄭以字句絶吴得字句絶陳通為一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也時人服般之巧魯有初初謂故事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孔疏四碑於椁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非在椁四角也穿中間為鹿盧孔疏鑿木使空中著鹿盧下棺以繞繂孔疏繂即紼也以一頭繫棺緘一頭繞鹿盧訖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却行而下棺天子六繂四碑孔疏周禮大喪屬其六引喪大記君四繂二碑故知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

孔疏以六紼四碑知有一碑兩紼必上下重加鹿盧知惟前後以南北豎長前後用力深也言視豐碑者時公室僭天子也三家前僭諸侯諸侯下天子斲之形如大楹耳孔疏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通而言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也四植謂之桓孔疏說文桓亭郵表木今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又雙植謂之桓諸侯四紼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紼二碑士二紼無碑以與已字本同孔疏以已二字本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二字之義始異毋無也噫不寤之聲孔疏歎般不曉禮意

孔氏穎達曰此論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公輸若之族人公輸般

請為轉動機關窆而下棺人將從之時公肩假止而
不許曰魯有初始舊禮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
辭王制視公侯視伯視子男是也豐大也按禮廟庭
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於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按春
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
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先累椁於其方中南
畔為羨道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
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嘗

試也言般欲以人母嘗試巳巧事誰有强逼於汝而為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曰其母以人母嘗試巳巧則於汝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汝有病公肩假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皇氏云僭濫之事於禮猶有所似作機巧非也

存疑吳氏澄曰得字句絶上二句責般謂爾以人之母試巧則爾工人之心豈不快足而自得下二句憫季孫謂其母以試爾之巧者彼孝子之心其亦有虧

歎而病者矣二者字下俱有乎字疑惑之辭而不質言也

案吳說得字斷其母起得下以字無著

陳氏澔曰一說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諸心以己度人而知其不可也

案墨子及國策則般乃戰國時人不應康子時已能機封大約此亦傳聞之辭也或曰豐碑文王廟碑桓

楹桓宮廟柱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禺音遇又音務重皆當作童字誤也汪烏黄反踦魚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孔疏公叔

務人即公為遇見也保縣邑小城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使謂時徭役任謂時賦稅君子謂卿大夫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欲敵齊師踐其言鄰鄰里也重皆當為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為談左傳作孝嬖僮此談字疑有譌春秋傳曰童汪踦魯人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仲尼善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童子死難之事公叔禺人

逢國人走辟齊師困而止息禺人言以徭役使人病困以賦税責民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猶無以負愧今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禺人欲自為致死之事我則既言之矣乃踐其言與鄰之童子汪踦往赴齊師而死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以成人之喪治之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言其可不為殤也　陳氏澔曰禺人遇魯人之辟齊師而入

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於塗禺人乃歎之曰徭役之煩雖不能堪也稅斂之數雖過於厚也若上之人協心以禦寇難猶可塞責也今卿大夫不能畫謀策士不能捐身以死難豈人臣事君之道哉甚不可也我既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踦者皆往鬬而死於敵魯人以踦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善其權禮之當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使之病任之重則無以安民君子不能為謀士不能死則無以禦敵此公叔禺人所以歎息而言之也君子之於人視其人不視其年年雖壯而無成處之以童可也鄭忽之狡童昭公之童心是也年雖稚而有成處之以成人可也汪踦之勿殤是也

案哀公時政在季氏二子離心冉有一子守二子從公之議已不行追冉子帥師孟氏佐之似乎一室敵

車僨矣然踰溝者樊遲用矛者冉有執干戈衛社稷者公為及踦而三家之徒無與焉者公為之死殉國也汪踦之死亦以衛社稷也而或謂踦無干戈之責輕身赴敵論過刻矣考左傳戰於郊非郎也孔疏戰郊戰郎為一事是郊頭郎邑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贈送也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處猶安也居者主於敬　孔氏穎達曰此論禮敬祀墓之事過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墓且式則已墓當下　方氏慤曰去則哭墓反則展墓所以存乎愛行者之禮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所以存乎敬居者之禮行故曰贈居故曰處　陳氏澔曰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丘壟之無主則必有返國之期故為

行者言之墓與祀人所易忽也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故為居者言之　秦氏繼宗曰所哭之墓謂祖考之墓也所過之墓祀則謂古帝王聖賢忠臣孝子之墓祀及國家之正祀耳古人重别其以孝敬相勉也如此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吴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

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射食亦反斃亦作弊婢世反韔勑亮反朝直遥反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工尹楚官名孔疏楚皆以尹為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也孔疏楚共王之子後立為平王魯昭八年師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孔疏左傳晋叔向云棄疾君陳蔡苦慝不作人皆善之因號為陳棄疾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来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吴於時有吴師陳或作陵楚人聲也商陽仁不忍殺人棄疾以王事勸之斃仆

也韔韜也韔弓不忍復射也揜其目不忍視之也不坐不與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曰有禮善之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殺人有禮之事　陳氏澔曰子手弓而可使之執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謂之再告之也揜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追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

也

案事載家語後尚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乎孔子曰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視此較明

通論孔氏穎達曰鄭注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此謂凡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

在左御者在中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 陳氏祥道曰大夫於朝則坐於燕則與故其責重士於朝則立於燕則不與故其責輕商陽所殺止於三人者姑以成禮而已

存疑鄭氏康成曰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

孔疏朝之與燕皆在乎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

攝齊升堂是也升堂則坐矣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又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也

案朝雖大夫無坐理周官三朝之儀可攷而知也惟三公有坐論之理故商陽言之鄭氏第以朝為燕孔氏又以孔子升堂為坐亦曲說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襚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桓依注作宣含胡闇反強其丈反拂芳勿反柩其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廬諡宣言桓聲之誤也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朝荆在魯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請襲欲使襄公衣之荆人欲尊康王故强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

孔氏頴達曰此論諸侯失禮之事荆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　吴氏澄曰其時晉霸厲公主兵使諸侯

行襲事蓋出於霸令也悔者悔以臣禮強魯君使襲遂致魯君以君禮臨其喪荆自尊而卑魯魯亦自尊而卑荆以報之荆耻於為魯所卑故悔其召辱由已也　陳氏祥道曰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君之事臨荆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邪秦王屈趙王以缶而有鼓瑟之辱夫差屈句踐於會稽而有姑蘇之恥亦其類也

存疑胡氏銓曰春秋書楚子此稱王記禮者誤也又曲禮云夷狄雖大曰子此乃稱王首尾矛盾案禮記非一人所作其矛盾甚多況此篇尤屬傳聞人曰康王則記康王而已左傳自楚武王以後無不稱王者述事與書法原不同也

案士喪禮將大斂棺始入此襲時有柩或疑君禮之異非也古人既葬來弔尚請含請襚蓋此時楚子已大斂入棺楚人以襲禮最賤故使魯君行襲禮非真尚未襲而使魯君襲遂疑君禮之有異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介音界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孔疏世本叔肸生聲伯嬰齊嬰齊生叔老叔老生叔弓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孔疏世本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為慶父曾孫惠伯是蔑之孫是慶父玄孫之子也案蔑生莊子速及懿伯別為子服氏疑惠伯椒莊子速之子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

伯惠伯之叔父春秋傳曰敬叔不入政君命所為故惠伯強之乃入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孔疏此後人傳寫鄭注之誤當云以惠伯為叔父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敬叔呼惠伯為叔父呼懿伯為五從祖　孔氏穎達曰此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

存疑鄭氏康成曰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孔疏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同在君朝今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雖有怨讐恒為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防備不復在己故難之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既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仇不行公事也　孔氏穎

達曰叔是氏子者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　方氏
慤曰昔孔子對子夏問居昆弟之仇則曰銜君命而
使雖遇之不鬬夫叔父之親與昆弟等耳惠伯處之
以此豈不宜哉
辨正劉氏敞曰左傳注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
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禮
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
見是及郊方遇忌也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

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

案自鄭以忌為怨亦止言敬叔有怨於懿伯未嘗言殺也孔疏竟言敬叔殺懿伯何所據乎故斷以劉氏忌日之說為確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三